珂雪齋集/卷二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珂雪齋集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二

下一卷▶

卷二十二

導莊

莊生內篇，為貝葉前茅，暇日取其與西方旨合者，以意箋之。覺此老牙頰自具禪髓，固知南華仙人的是大士分身入流者也。作《導莊》。

逍遙遊

人生三界之內，百苦交煎，號為愁海。識愈小，則其縛愈甚。其見較大，則其執較謝。若夫拘儒小夫，不知天地之大，執其小節，遂自矜誇。此如以蜩鳩笑鵬，不知己之椒目蒜首，拳腹而膜翼也，小者也。至於卓然高視，超然遠覽，蟬脫塵坌之中，置身雲霞之表，如列子流，皆希有之鳥也，大者也。夫小大之不相及也久矣，而概云同趣，則是身嬰桁楊，可與杯酒宴坐者共歡；體沉闇壤，得與登高而望者較暢。豈其然乎？然吾所云逍遙者，自在也。自在者，自由也。大鵬大也，飛必待風，而不自由。列子大也，行必待風，而不自由。不自由斯不逍遙也。惟乘天地而御六龍者，縱心所欲，脫然自在，豈待假羽毛於羊角，借銜勒於飄風乎？故知有待而大，與大而無待者，又不同矣。堯、舜

之於凡民，亦有間矣，而不免弊弊焉以天下為事。豈若乘雲馭氣之神人，不生不死，為自由哉！古初以後，代有文字，皆詳於世相，略於玄理。仲尼隱而不發，老氏發而未暢，兼之西方之貝葉未來，大雄之消息尚隱。人滯有海，家弊塵封，而大仙崛起，縱譚出世，視古今為一息，目死生如夢幻。模寫物外之神人，糠比域內之事業。沉沉界有，始獲出頭之路；營營世法，都涉有為之跡。積迷為之呼回，長夜從此而旦。而世間皮相之士，不了微言。似爰居之駭鍾鼓，如嬰兒之聞雷霆。此惠施諸人，所以河漢其言也。

蓋世人之信耳目久矣，耳目所及者則信之，耳目所不及者不信也。語之以鵬且不信，況鵬之上，如釋典所云金翅鳥，兩翼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，昆摩質多，其形四倍大於須彌者乎？語之以仙且不信，況仙之上，又有無量無邊之神通變化者乎？昔會閩中一老儒，自言家在海上，有魚從其地過，一月始盡。曾有一蜈蚣，乘潮而至，遂不能去。居民割其一爪，重五百斤。以語北人，皆以為妄。月支及西胡有牛，名日及，日割取其肉三四斤，日割日生。漢人入此國，以牛示之，以為異。漢人曰：「吾國有蟲，如指大，名為蠶，食桑葉，為人吐絲，作衣服。」外國人亦不信也。夫豈惟海上，即此中國彈丸之地，尚有種種異事，非熟見不能信，又安能信界外之事？學者拘常，乃第一病。才為常所拘，出世之事，無小無大，皆不能信。此乃膏盲之疾，雖有扁鵲不能攻治。嗟乎！虛空之在性海，等於針芒；界有之在虛空，同於毫末；閻浮之在界有，擬諸微塵；四海之在閻浮，方之幾微；人身之在四海，測於一粟。聚沫為形，緣影為心。目光止於百步，耳根限於一垣。所聞所見，所卜度者幾何，必欲取信睹記，則無常不奇。巨鱗駭於山氓，大木熒於海客。魏文火布，滕脩蝦須，千古一轍矣。倘離其執情，疏之格外，則十地所不聞不見不信者，而大心眾生，獨能信之也。謂之大心，不亦與《莊》之大鵬、大鶵、大木、大瓠之大同乎哉！

齊物論

仰天之噓，孔何言也；釋微笑曰，殆欲忘言矣。而乃有槁木死灰之疑，是猶欲求之語言內也。故以籟征言，明言之虛妄，無定義耳。人之生也，都緣妄識，妄有分別，鼓動妄氣，展轉喉間，逼而成聲，乃有妄言。等一妄耳，是非何自而起。細味玄旨，妙合圓頓之教。誰謂無礙至理，獨出於西方聖人乎哉！何者？天地之間，無一非物。身之與心，皆物也。忻情而言，千差萬別，以智照之，自能冥會。故謂物有大小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毛孔藏剎海，芥子包須彌」，寧有小大？則小大齊矣。謂物有延促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以一念頃，三世畢現，過去未來諸佛悉詣道場」，以本無三世，前後密移，乃妄識所持故也。則延促齊矣。謂物有人我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

嚴》「佛轉法輪於一眾生身內，而眾生現有為於諸佛身內」，則人我齊矣。謂物有有情無情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香水河微塵數眾，寶樹林出，妙音聲說，諸如來一切劫中所修大願，一一林中，皆名之曰慧」，以及「世間牆壁瓦礫，皆說法要成佛道」，則有情無情齊矣。謂物有淨穢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一一世界海中，諸佛出現，所有威力無差別。為眾生劣見說有淨土，在於他方，乃權教故」，則淨穢齊矣。謂物有去來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隨緣赴感，常處菩提之坐，十方國土，悉在其中；說法佛身，無去無來，彼亦不來不去」；則去來齊矣。謂物有生死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莫耶夫人腹中，三世諸劫，悉於其中顯現，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，王宮示生，雙林示寂，乃眾生劣見，實無此事」，則生死齊矣。謂物有語默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語時默，默時說」，則語默齊矣。謂物有聖凡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善財童子，一念成佛，迷非無悟，非有畢竟無知之人，亦無所知之者」，則聖凡齊矣。謂物有一多之不齊者，戲論也。如《華嚴》「一成一切成，一壞一切壞，一多交徹」，則一多齊矣。此非獨實有是理，亦實有是事。故在《莊》則曰「齊物」，在《華嚴》則曰「事事無礙」，其實無礙，即齊也。如此則天下之物皆齊矣。而以為不齊者，情使之也。

累劫之迷，結而為情。世人不知，聽其播弄，認賊為子，於無分別中，熾然分別。至有夢中詳夢，如儒墨之流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。一入其中，老死不易。勞神明為一，而不知其同。如此之流，政坐不明耳。故曰莫若以明。西方聖人，首言圓覺；達磨東來，單提悟門。種種行持卜度，都無交涉，惟求一醒。夢後千差萬別，醒後一道齊觀。是時宗旨未出，而大仙固已發明之矣。然則何謂明？曰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種種勝妙，自以謂知，都不出情量之外，除卻意根毫無所倚。其實意亦根也，與塵同也。故曰根塵同源，才有所知。四相熾然未離，能所必知，止其所不知，而後謂之天均。是天然無異同之處所，當休歇之場也。必知止其所不知，而後謂之天倪。倪者微而又微，超於耳目意想之外，所以調和是非者也。必知止其所不知，而後謂以非馬喻馬，非指喻指，不以泥洗泥，不以是非破是非，不以議論滅議論也。必知止其所不知，而後謂之覺，是真能知此大夢也。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人人隻能於知止以有一棲泊倚靠之處，乃能止。故知者，其棲泊倚靠處也。若除卻之，則空中欲行，筆頭進步，其誰能止？故不知之止，非至人不能止也。何也？以非人所能強止故也。至此，則無物不齊，真為無事人也，是非何自而起哉？

養生主

人之有生，都思養之。用盡聰明智巧，圖度營謀，至於為名為利，陷於大戮。如伯夷，如盜蹠，皆不知養生者也。夫養生有主，乃是此身之督。種種禍福利害生死，下至一飲一喙，俱有一提督我者，暗中為主，使我一毫取不得，舍不得，趨不得，避不得。善養生者，知督之權甚重，只得拱手聽命，緣之以為常，即是養生盡年之妙訣也。蓋自其若詔令然，一定而不可移，則曰命；自其非人之所能為，則曰天；自其處置已定，而物不能用力，則曰造物；自其極尊無二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則曰主；自其管我攝我，若士卒之於主帥，則曰督。其實一也。惟人愛此生也過濃，謀此生也過切，乃始騁其智力，以與督爭。欲有所必遂，而奔馳於勢不可得；意有所欲明，而冒犯夫人之必爭。內則精搖神憊，百苦交煎；外則害始禍先，大患將至。予觀古今利心熾然，名根深重之夫，未有不相率而趣斧鉞者。如飛蛾投火，以死為期，大可笑也。本欲以名利養生，而返以害生，何益乎？善養生者，聽督之自然，而我無庸心焉。惟其無以生為也，故能處名利之中，而超然名利之外，無往而不適耳。

試觀庖丁解牛，族庖之刀皆壞，而彼曆久而彌新者，此豈有聰明智巧乎哉？不過依乎天理，因其自然，隨彼牛身之有間，入我寶刀之無厚。居易也，不向大窬肯綮上用功，至於難為，則又怵焉，不行險也。庖丁之所以養刀者，以聽牛之自然，而不以刀與牛爭耳。今人養生，奔名騖利，將一具寶刀，使向大窬肯綮上，蒿目勞心，苦神憊誌。善養生者，固如是乎？如右師之介非人也，天為之也。既曰天，則無一事不屬天定。故寧聽天安命，效彼澤雉，其飲啄雖艱，而心上快適，決不自走樊籠之中，以取長戚戚也。陶征士夏日抱饑，寒夜無被，夕思雞鳴，晨願烏遷，至於乞食，此其飲啄，亦極難矣。然其言曰：「田家豈不苦，庶無異患幹。」又曰：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」是其胸中，何浩浩然暢且適也。彭澤公田，可以坐而得食，彼且以為樊中，急去之矣。夫處樊中，而神王者，不過借外物以充，其神愈壯而愈危，愈高而愈怖。其王也，何樂之有？譬如火焚，而焰始王；水壅，而波始王。酷烈洶湧，失其本體。神本靜和而王之，非其初矣。岩居穀飲之士，借鬆石以怡情；挫廉毀方之夫，取沈飲以寄傲。雖未能圓通大道之旨，然離嗜欲之情，而以漱流枕石為樂；絕飛揚之意，而以韜精理照為快。所求於世者少，所取於己者嗇。其心閑放，其神安恬，猶有近於外身，身存清淨恬澹之理。故古今棲隱放達之夫，多通《老》《易》《莊》《列》，其於養生緣督之旨，亦微有見。使不知督之當緣，則馳求競起，亦不能滅其名利之火，而享寂寞之樂也。

獨有一種譚長生者，托言《老》《莊》，則甚矣其謬！督靳我以生，而我乃欲長生；督予我以死，而我欲不死。頑悍甚矣，是不緣督之尤者。此皆世間小夫，天上俗仙，耽著形骸，愛念光影，故有此拂命違順之事。若於死生之情狀，少有所知，則知本未嘗生也，

生何戀？本未嘗死也，死何悲？幻薪雖有盡，而真火實無窮。火本自永，何必求永於薪？知此則悟人人長生，人人不死。尚不見有去來之相，而哀樂何從而生？古之達人，委運大化，符到奉行，豈不由此哉！故秦失曰帝之懸解，曰安時處順。皆緣督之意也。本言養生，而以死而哭者為妄，莊生之養生，果在長生乎？其首云「吾生有涯」，則已露其微旨矣。嗟呼！人生在世間幾日耳，紛紛名利，競為千年萬年之計。多幾年，不過一刻耳，而羨以為壽；少幾年，不過一刻耳，而歎以為夭。世人之妄也久矣夫！

人間世

處人間世不易，而事暴君尤難。世之學士大人，習仁義堯、舜之談，爭於暴主之前，以自賊其身，都由名根深重。積美於躬，以下拂上，徒自殺身，無益於事。故曰：「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。」夫子推諫爭之病，在於好名。可謂洞見至隱。夫虛可矣，而端虛則猶未忘壯矜之容；一可矣，而勉一則猶未忘矯拂之意。有端以實其中，何有於虛？有勉以雜其中，何有於一？此皆外為孔揚，以拂人主，能顯而不能潛，能執而不能化，好名之私未脫也。若夫內直外曲，而借古以教之，亦可矣，然而不化也。何也？意見未去，終有我在也，終不能虛也，表暴自顯之意未忘也。惟心齊，則無一物葷腥其內。無意，無必，無固，無我，無可無不可，空空洞洞，一無所有。聽之以心，心猶有意。聽之以氣，虛之極也，是未始有回也，是心齊也。

蓋心之所以不齊者，以有一回在。既有一回在，便有許多道理作主。積美於身，名根不破，與世多事，自不擺脫。若無回，則將平日強出頭硬作主者，一時拋卻，更無係著，遊戲世間。入其宅不感其名，不為名屍也。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未嘗必於鳴以自顯也。無門可出入，無毒可主張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中。有待而起，不得已而應也。何也？總之未始有回焉故也。回之為回，以有耳目，而今聞見不用矣。回之為回，以有心志，而今意識不用矣，是無復有回也，回從此隱矣。不獨山林可隱也，朝市亦可隱也；不獨朝市可隱也，暴主之前亦可隱也。行而無蹊，真而無偽，則掃蹤絕跡，無翼而飛，無知而知。前此者，吾不知矣。若東方朔之隱於漢武帝，狄梁公之隱於武后朝，亦庶幾矣。是故才人騁口說而不計末流之禍，故傳言當慎，欲其退藏也。形就心和，順而不逆，不以才美犯之，亦欲其退藏也。不材之木，不材之人，全其天年。膏火山木，歌於楚狂，亦欲其退藏也。夫人間世之道，莫妙於退藏矣。退藏非不用也，有可用，則莫能用。故退藏不用，正所以用也。欲用之人，能顯不能隱，能進不能退，能方不能圓，以此害其身者多矣。烏能用？

或曰：老、莊之處人間世，重退藏矣，得無與鄉願類乎？曰：正相反也。老、莊以退藏為主者也，鄉願以表暴為主者也。老、莊雖處顯，亦隱也；鄉願雖處隱，亦顯也。老、莊無名，鄉願啖名。老、莊自適自得，鄉願適人得人。老、莊處眾人之所惡，鄉願處眾人之所好。老、莊齋其心，鄉願葷其心。老、莊為不材，鄉願求為材。老、莊為雌，鄉願為雄。老、莊守黑，鄉願守白。老、莊以不用為用，鄉願似有用而無用。老、莊至真，鄉願至假。豈可用哉！處人間世之內，一生惟掩護遮飾，心勞日拙，已為世間第一不便宜人，所謂天刑之，安可解也！若狂狷任真而行，無大意見實其中，與虛相近，暴露處少，潛藏處多，故聖人以為近道。以近老、莊至人之道也。如鄉願立皎皎之節，取沾沾之名，是膏火山木之尤者，亦何足言人間世之大道，正為英雄豪傑不善藏身者發耳！

德充符

人自有生以後，有此形體，極其愛戀，惟恐少有虧欠。至於此身中身藏至寶，乃君形者，乃尊足者，乃豚子之母之使其形者，百般戕害，好惡滑之，喜怒擾之，日銷月鑠，敗壞已極。全不知此身乃是一宿郵亭，而就中有未嘗生，未嘗死者在。今特修飾其郵亭，少有破壞，則群然笑之。而於未嘗生未嘗死之主人，反聽其困苦，相刃相靡。此皆忘所不忘，而不忘所忘。即如東陽之鬼，借茅人以治病。病非茅人之軀，茅非受針之所，而認取為我，遂成血脈，病因以愈。夫今之形體，認取為有，非茅人之屬乎？予以謂認取之病，真病也。認取極，故妄，而有天地界有生矣。認取極，故紛，而有人我同業聚矣。認取極，故雜，而有眼目鼻舌身意，眼露孤光，耳奔聲向，鼻司香臭，舌了甘苦，身能運動，意解巧思，妄情四出矣。皆認取為之也。今夫身之至切者，無過於痛癢。微刺入膚，病入骨體，豈真痛哉！皆千百劫認取，為我之根，純熟親切，結而成痛，故我為痛因，痛即我果。凡百情想，悉同如是。

三界之內，原為溷宅，人生其中，如糞中蛆，有何可戀，堅自愛惜？生老病死，日夜相纏。稍獲如意，即增苦業。大豬見殺，得為津伯，反觀豬身，穢惡可憎，感其殺身，銜珠相報。今之人身，何異於豬，而過為愛惜，知不如豬也。故學道者，若不厭離色身，生非我想，認取相緣，流浪苦海，終無出頭之日。惟不認，則不於身上起嗜好，而貪絕；惟不認，則不於身上起惱觸，而嗔絕；惟不認，則不於身上起無明，而癡絕。貪絕，則戒德充矣；嗔絕，則定德充矣；癡絕，則慧德充矣。全其形者德虧，則虧其形者德全。德全不可見，而形虧可見。故大仙借形虧以驗德全，而相形虧者為德全之符驗也。故通篇皆因形虧之人，如兀者、支離之流是也。若便作兀者、支離會，是癡人前說夢矣，烏乎可！

大宗師

可以知知者，道之粗也；可以意得者，知之粗也。何則？知也者，列於根者也，而根有所不能通，則知窮；托於塵者也，而塵有所不及用，則知窮。且如梵天能知四天下雨點之數，而人於億萬之外心境，便不能攝。豈非根有所限，而知有所滅乎？人特以其介然有覺者，認以為心，乃取其一知半解踞坐之，以為必不可移之，則亦謬矣。以假界有，現假形色，存假意識，際地蟠天，有何事不假，而認以為真乎？必欲求真知，則惟真人矣。真人者，超於一切諸假之外者也，大宗師也。不計假多寡，不問假成虧，不設假謀慮，不畏假水火，不作假夢，不徇假嗜欲，不逐假往來，不立假喜怒，不執假仁義，不成假名節，不道假語言。是故形以為體用，殺機也。本體有纖毫殺不盡，滯有海矣。

禮以為翼，非真有禮也。隨順世行，不得不爾。如鳥羽毛，藉以飛矣。知以為時，非真有時也。時無定，知亦無定。若春夏秋冬，相禪相代，無定法矣。德以為循，非真有行持也，如人人有足，人人可至於丘也。無好亦無無好，無一亦無不一。能超於一切諸假之外，故其人為真人，而其知為真知。今夫天下至變，莫過生死。所謂知於此必窮，是以悅生惡死之情生。夫其所以悅生而惡死者，皆由不能透徹生死之原也。彼將以為真生也，真死也。闇行多怖，失徑懷憂，得炬得指，憂怖何有？是故真人之不忻生，不惡死者，豈以氣魄承當能任之而不懼哉？悟焉故也。悟夫未嘗生也。未嘗生者，生而不生也，本不生，何有於喜？悟夫未嘗死也。未嘗死者，死而不死也，本不死，何有於戚？如大幻師，幻作象兕虎豹，癡人不知，見而狂走。明者了知是幻，不復怖畏。又今者眾人，偶得一生，愛惜慳吝，將謂生不再得，一朝死去，劫失大寶，無由尋覓，橫生悲歎。全不知世間大物藏於大處，小物藏於小處，皆有所遁，易失也。若將天下藏於天下，概曰天下盡矣，更無二天下也。有二天下，則取此天下，藏於彼天下。而今也不然，則生生死死，千變萬化，常在一氣內，更無尋覓不得之處，是將天下藏於天下也，無所遁者也，更不得失卻者也。一生尚可喜，況千生乎？去壞敝之軀殼，就新成之形質。如離破室，移至新宅，方當歌舞稱賀，豈宜涕淚橫集哉？然則生不得遁，將無往不得生；無往不得生，將人人長生。斯固不必望三山而搴裳，煉灌頂以度世矣。

雖然，生固不可逃，業亦不可遁。形有變易，業實常住。處處受生，則處處受業。眾人怖死，而不怖業。一世積愆，百生償負，大可畏懼。如懼之，莫若善吾生，以善吾死。故聖人不貪生也，惟善吾生而已；不惡死也，惟善吾生以善吾死而已。仲尼不詳言生死，而但諄諄焉教人為善。若曰人能心善心，事善事，則不必求出生死，而生死之理在其中

矣。世儒不達玄旨，遂以生死之說，歸之誕妄。且謂肇自調御丈夫之口。不知貝典未入，而《莊》已倒囷而發之。善生以善死，固譚因果之鼻祖也。吾謂世間學者，亦不必論生死之有無也，但當為善耳。善生善死，善夭善終，亦是透脫之津梁矣。謂之宗師可也，特非大宗師耳。若夫大宗師者，無生無死，無縛無脫，能所雙遺，因果同時，為萬有之主，一不齊之化。如上古稀韋，以及傅說，皆大宗師也。或為大仙，逍遙紫府；或為真伯，分治名山；或為星宿，宅神天上。皆能不死不生，沙劫不壞。而世人不知，僉謂已死久矣。詎知得道聖賢，各有國土，常在宇宙間，理之必然，無足怪者。人業粗重，不知不見。具通之鬼能見人，而人不見，況仙佛之境界？是故學之亦無難易，須具聖人根器也。

人之根器不一。根有所不容移，如藤蘿蔓草，不發喬鬆。器有所不能受，譬蜻蜓小舟，不載重實。或迷則千生，或悟則一刻。謂易，則菩薩置力於河沙；云難，則屠兒透汗於彈指。昔卜梁倚有聖人之才，女偊有聖人之道，兩相授受。三日而後，外天下無眾生相矣。俄而外物無人相矣，俄而外生無我相矣，俄而朝徹如夜方旦矣，俄而見獨知見滅矣，俄而無古今三世情盡矣。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知死之未嘗死，故雖不生，而不見其死；知生之未嘗生，故雖生，而不以為生。無將迎，無成毀，故名曰攖寧。譬如天下大亂，從干戈戰爭之中，乃見太平之績。學道之始，見铓知刃，紛然四出。必一分掃除，則一分寧謐。龐居士云：「護生須是殺，殺盡始安居。」攖如克己，寧如復禮。故曰：攖而後寧也。始而角耳目，久乃遺聰明；始而逐筌蹄，久乃忘跡象。副墨洛誦，以至需役於謳；巧立名字，見索之於語言知見也，至於玄冥，玄不可見，冥然暗矣。參者似有非有，如云參差矣。寥者寥廓，亦曰寂寥，微而又微矣。疑者疑似恍惚，始為未始有物先矣，如是而後為真人之真知也，以知止其所不知也。子祀、子輿之流，能知不死不生，以無為首，而以生死為脊尻，是前無而後生死也，彼又奚以病為哉，彼又奚以死為哉！孟孫才惟達於不生死之理，故謂之善喪。許由、顏回、子桑，忘己達化，樂天知命，皆真人而真知者也。吁，其皆所謂大宗師者歟！

應帝王

無為而治，非不為之，為之而能因天下也。有虞氏藏仁以要人，非人之本體當如是也，故未始出於非人；若泰氏則其德真因人而已，故未始入於非人。夫以人治人，道不遠；人而非人，則於人本體之外，更加智巧，天下乃始相欺相偽，紛紛多事，而不寧謐也。大庭赫胥之世遠矣，凡一代之興，其始莫不愚，而其後莫不明。古今英主，其創制立法，皆欲使民由焉而不知，故其民多拙。及至後世，汲汲乎日以所尚明天下也。老子曰：「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」又曰：「民之難治，以其知多。」今以一切可喜可尚之事，日昭揭於天下，以開天下可知之路，而至其巧極而為奸為惡，乃欲以密網治之。上雖巧於賞，而下更巧於趨。上雖巧於罰，而下更巧於避。上之法令密於牛毛，下之備上細於針芒。賞之而不足勸，罰之而不足畏，而天下亂矣。紀綱之整不整，法度之修不修。其事粗，其跡顯。惟人心之巧偽，隱而難知，其積漸成亂，如老少密移，都不復覺。

夫莊生者，灼觀乎千古治亂之源者也。知其亂之本於巧，巧之胎於明。而明之者，則聖人也。故曰「聖不死，盜不止」。今水之泛濫，漂城沒邑，起於決一竇。夫民之巧而亂者，泛濫之極也，而實由於聖人決其明之之竇，則聖人烏得無罪？自仁人之竇開，而人始竊仁以欺我。自禮之竇開，而人始竊禮以欺我。聖盜相因，必然之理。此莊子入髓之論，非有我也。昔契丹入中國，未幾歎曰：「我不知中國之人難治如此！」金世宗聖主也，深厭華風，而教其子孫曰：「女真純樸舊風，所宜遵守。」蓋中國者，經歷聖人多矣，雖仁義禮教之邦，亦奸猾巧偽之藪。今僻奧之鄉，聞見稀少，猶願樸易治；若通邑大都，江左、江南，其聲名文物，甲於天下，而其作偽獷巧，亦甲於天下。破法侮教，治之大有不易。斯豈非拙易治，而巧易亂之驗哉？古之治天下者，皆去知去巧，使民渾渾乎常愚常樸。無示天下以可好可惡之端，而教天下以必趨必避之術。使其聰明之竇，塞而不開。

是故智者與智者遇，智有窮；巧者與巧者遇，巧有窮。而惟一真，為不可破。一念存真，鬼神不能覷破，而況於人乎？此壺子之所以走神巫也。昔有學道者，一鬼尋之，七日不見。有大乘菩薩在室，則天人送供不至。蓋修行之士，被鬼神覷破者淺，被鬼神覷不破者深。有意見，終有巧，故便非鬼神不測之機也。示以地文，地文窪下不能見，故曰死；示以天壤，天壤清明易見，故曰生；示以九淵，淵者深而又深，窅不可測，故去而走。其詞旨詼譎，然大要即山鬼之伎倆有限，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意也。混沌之鑿，與孟子惡鑿之旨妙合。嗚呼！天下之亂，未有不由於鑿混沌者。

宋張方平常言曰：「道非明民，將以愚之。國朝真宗以前，朝廷尊嚴，天下私說不行。好奇喜事之人，不敢以事搖撼朝廷。天下之士，知為詩賦以取科第。諺曰：『水到魚行。』既以官之，不患其不知政也。昔之名宰相，以此術馭天下。自王沂公、呂申公之後，士之翹秀皆爭論國之長短。其始範諷、孔道輔、范仲淹以才能稱首，其後晏公、鄭公乃用歐陽修、餘靖、蔡襄、孫沔等，議論始繁。上以謙虛為賢，下以傲誕為高。於是私說行，而朝廷輕矣。君相之好，尚可不謹哉！」然則上之人，不惟惡不可好，即善亦不可好也。下之人，不惟惡不可為，即善亦不可為也。夫節義理學，天下之最善也，而漢、

宋以亡。何也？大混沌鑿也，為之之弊至此夫！

心律

予參求既久，於性體稍有所契。但吾輩初心，頓明此理，猶有無始曠劫習氣，未能淨盡。且理須頓悟，事以漸除。無論經有明文，即大慧杲所以教李漢老者，實是第一方便，不可謂一了百了，反出入塵勞，諸取熾然，同凡夫無明去也。雖此身現在儒門，不可濫彼僧儀；然取其所謂十善，酌而持之，反之即為十不善道，是為破戒。考之《法苑珠林》，云十善最是要戒。不知何以今不復持。即如沙彌戒中，花鬘瓔絡，香油塗身等，俱與此土不應，尤與吾輩不相應也。今惟準十善量力漸持。殺生一事，最為慘毒，因果往還，斷乎不爽。但為現居塵勞，不能頓舍，以次漸斷則可耳。如謂悟道之人，恣食物命，不至發業，此乃波旬之說，非佛語也。《楞伽》係達磨印心之書，諄諄言及戒肉。豈謂悟上乘者，無借此粗戒為乎？今既不能盡斷肉味，則殺生首宜戒之。凡朝夕饔飧之類，賓客往來之需，不得已取備屠門耳。若於己庖廚，恣殺物命，以供口腹，此為極惡，千生不解之冤，不可犯也。惟赴人召請，不能禁他人之不殺；又已死不可復生，則隨眾食啖。然亦少食葷腥，多食蔬菜，漸習淡泊，以為將來都斷之機。居家每日或一食肉，他如難致難死之物，為鱔鱉牛犬及雀炙等，事屬可已，宜盡斷之。尋常往來僧寺，即同桑門之饌，久住亦不可改。其有讚歎滋味，誇受用者，俱係惡友，相牽入火坑，但得遠離為幸。以此漸除，一日減於一日；五十以後，便可盡遮矣。追思往時，亦曾斷肉，無所苦難；如今又不全斷，止持一不殺戒，又何難乎？若不能然，即同乞兒犬豕，惟知吞噬者也。

偷盜不止攘奪人財，取非其有皆是。吾輩居平泛濫借貸，不想酬還，及居間公事，以自膏潤之類，無非偷相也。推其根，直是多欲好奢。故違心以求遂之。若淡然無欲，何得至此？追思往時馳逐營謀，無求之本真盡喪，如狗如蠅，取來以供一切妄費，無慚無愧，真不成人也。自今惟田中所出，及俸祿饋遺，傳經買文之錢，皆為己物，此外必當一介致辨。以借貸言，有無相通，雖人世之常；然一屬有求，已覺汗顏。至如挾貲之人，原非儕伍，止以阿堵與之作緣。此輩迫於面情，不得已而應，心實恚恨，為彼所賤。當其得也，隨手費盡；一旦責負，囊中無有，困窘已極。若安心不還，便是無行之尤，甚至累及兒孫，討取紛紜。詰其冥報，重則銜鐵負鞍，輕則作彼眷屬，可不怖哉！吾前所貸亦多未酬，其數尚少，將來可完；自後寧可饑寒而死，決不可向人丐一文也。世有清吏，重於取，而輕於貸。以取損名，而貸不損名耳。然久之，捍而不還，貸者亦復何罪，全名得利，其取更巧，尤不宜為矣。

下之囑托公門，所得幾何，窺闞奔走，諂曲無地。吾生平於此無幾，但竿牘不盡無也。設使聽者不同常交，一赫蹄往，人我俱利，尚當酌之；況兩持之事，利一害一，冤及善良，大壞陰騭，鬼神不佑，折損功名，短促壽算，有人心者忍為之乎！自料萬萬無此。然恐利令智昏，墮此惡道也。若親戚朋友，淹滯可振，冤抑可達，又不得護己名節，不為一理，何者？苛清苦廉，吾所不為，求自慊於心耳。然因之得利，斷不可也。

中人之家，百凡節省，婚嫁喪祭，隨分支給。不造房屋，可居則已。數畝山園，栽花種藥。茆屋竹閣，但能淨掃地，亮糊窗，便翛然有致，不在華美。吾前年得筧篁谷竹子萬竿，秘室明常粗備；乃復東移西徙，厝意經營，違心而取之，盡費於此，今已成佳圃。寒士得此，亦過矣！若復修造不止，架高樓，築危牆，治廣廈，以求壯麗；不惟勞心，且家中不裕，若不取非其有，胡由給乎？以後聽木匠斧鑿聲，便是劫財家具，何也？必犯偷戒故也。不特此也，吾輩朝夕與妻子為伍，料理家事，日久月深，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。不若行遊，日與友朋究竟此事，勝己之友相對，邪思妄念亦自不生。然則名山勝水，清剎福地，俱吾園亭，又何必修飭一彈丸地，以自縛束也。其他行檀作功德事，與其以與為功德，不若以不取為功德也。佛言持戒即是行檀，正是此意。

居士法不斷正淫，然邪淫則有嚴戒，比於沙門之淫。沙門一破淫戒，不通懺悔；居士一破邪淫戒，亦不通懺悔。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挑，桑中之恥，然遊冶之場，倡家桃李之蹊，或未得免緣。少年不得志於時，壯懷不堪牢落，故借以消遣，援樂天樊素、子瞻榴花之例以自解。又以遠遊常離家室，情欲未斷，間一為之。迄今漸斷，自後當全已矣。終年數夕，有樂不久；染指而食，不如不食。傾貲為之，偷淫兩犯，為損大矣。若夫分桃斷袖，極難排豁。自恨與沈約同癖，皆由遠遊，偶染此習。吳越、江南，以為配偶，恬不知恥。以今思之，真非復人理，尤當刻肉鏤肌者也。世間孀嫠，止以避人恥笑之故，終身索居，忍此難忍。況出世丈夫，前有清淨勝妙之樂，持之則可得；後有鐵床銅柱之苦，犯之則立至。何不猛將剛刀割此愛緣乎哉！又況未絕姬侍，猶存情欲，有何難也。吾因少年縱酒色，致有血疾。每一發動，咽喉壅塞，脾胃脹滿，胃中如有積石，夜不得眠，見痰中血，五內驚悸，自歎必死。追悔前事，恨不抽腸滌浣。及至疾愈，漸漸遺忘，縱情肆意，輒復如故。然每至春來，防病有如防賊。設或不謹，前病復生。初起吐血，漸至潮熱咳嗽，則百藥不救，奄奄待盡。神識一去，淫火所燒，墮大地獄，可不怖哉！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斃，或以偶值，醉飽寒暑，中之，皆可以喪身失命。一生學道，而以淫死，豈不痛心！古德云：「今生不度何生度？」身節嗇精神，以養幻軀，令其辦道。悟處如百煉金，行處如火銷冰。微細流注，蕩然不存。更不受分段之身，行遊三界，作自在人，神通備足，萬劫常存，此何等快活也。貪世間不淨，受用無端，打失人身，轉頭

換面。出一孔，入一孔。驢胎馬腹如遊園，觀此又幾許苦痛也。莫以些小悟理，欲銷此不可思議業力，大難，大難！四十以後，婢妾亦不可置，皆足為老年之累。王摩詰中年喪偶，蕭然獨處，終日掃地焚香而坐，竊有慕焉。檢生平邪淫，多屬大醉之後。以後大肆沉湎，即是破戒之因。不得已，微酣輒止，勿至上頓也。

妄語為說謊，自檢生平不解作此。惟吾輩好勝，或欲伸其所言，故緣飾之以求勝耳。又或意在調笑，縮長增短，期於取樂，亦大病也。醉後多言，誇己所長，娓娓不休。稠人之中，惟聽己譚，鼓弄唇舌，此謂之躁。躁亦妄也。人有所不必知，知有所不必顯，汲汲明之，何其淺歟？兩舌銛於刀劍，毒於虺蛇，君子固所不為。然稍涉面背，亦兩舌類也。或因人譏訕他人，因而附和，俱是惡態，切宜自覺。惡口一戒，尤為難持。或以一言壞人生平，或意見不同，過肆譏評。乘其意興，字字剜髓。或笑語之中，描畫舉止，無不曲盡，令人難堪。吾輩腹中應無鱗甲，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？忍俊不禁，興到之言，其鋒正未可觸也。作輕薄相，為人所畏，人所不親。犁舌且不必論，大損德也。綺語之根，直是放逸，謂無義語也。吾輩聚首，開口即是浪謔調笑，借以銷日。亦謂世上難可莊語，不得不出是耳。然學道之人，揀擇良友，與之揚抶。所謂借他人戰場，演自己軍馬。何得逐淫朋之隊，邪言謔語，一切隨他去也。發揮性情，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，豔詞淫曲，俱當置之。居人間世，不能即作木偶人。此戒酌持，如食肉戒，以漸而銷可也。

意中貪戒者，但有所愛，即謂之貪。凡貪勝妙境界，貪勝妙道理，皆貪也。此就悟理所攝，一悟即破矣。今約吾輩現行之事，易涉於貪者，毋如利與名。利根於吾輩，稍易脫去，然有所計算圖維，皆利類也。以吾一身論，所衣所食，能費幾何？家中粗有薄田，可以供給一家，決不至於饑寒，此外置之，胸中常可使坦然無一事也。離家行遊，處處自有資糧，但不求贏餘耳，何至有溝壑之憂？萬一事勢窮極，寄食僧寺，伊蒲終身，翻是快活。否則雲水簞瓢，作自在人可也。我平生於利甚輕，但宿有豪奢之志，此機多年不息。命與願違，甚為所苦。設使果如楊越公、郭汾陽輩，亦所值偶。然自道眼視之，等於劍铓膏火，況必無此福緣，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？良田萬頃，樓閣淩雲，粉黛擁衛，食客盈門，朝歌暮樂，宴月吟花，縱以為快，亦必生來有此，乃以遂耳。措大蹉跎一往，已四十年，設使得志，居詞林，株守清貧，借貸不皇。為有司稍或膏潤，已掛彈章。宦海風波，未必即至三公九卿，至三公九卿，亦必以冰蘗垂聲，乃能保守，所積之祿，寧有幾何。即至三公九卿，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，已皤然一六七十翁矣，色力已疲，精神已衰，閻羅老子不時召請。即有歌兒舞女，亦何用也！古人云：「如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覓了時無了時。」若能行樂，即今便好快活。身上無病，心上無事，春鳥是笙歌，春

花為粉黛，閑得一刻即為一刻之樂，何必情欲乃為樂耶！邵堯夫瀟瀟灑灑，便是第一等享福人，百富鄭公不能及也。

夫自為行樂計，且不可，況汲汲為子孫計哉！顏之推曰：「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。」又古人云：「一草一露。」今汲汲為子孫計，是為草木憂露水也。吾親見邑中為子孫計者，焦心蒿目，貽以田宅，身死未寒，已屬他人。寒門素士，無藉而起。子孫之賢不肖，不在資財明矣。至於利之上為科第，亦利也。少而學之，長而營之，此根盤據久矣。天地之間，如謂不中一制科，便不比於人。人之所以期己，與己之所以自期，未有勝此者也。吾少無超世之骨，既不能如阮宣、何點輩，才能學語時，功利之語便到耳邊，流注意根，極其爛熟。今形局已定，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！然亦聽其自來，付之於命，聊以了事可耳。豈有饑寒迫身，借此以救貧耶？抑欲得之揚揚，以誇耀鄉里小兒耶？豈欲圖千倉萬廒之積耶？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？此心已久居火宅之外，豈復波波戀火宅中事。是數者無一焉，而營營何也？

世間窮通壽夭，皆有定數。察所以不能忘情於功名者，將曰此一事，何以遂不如人，故其氣不能伸。不知彼求之而得，命也；我求之而不得，亦命也。揆以三世之理，則我或享之於多生，而嗇之於一生；彼或嗇之於多生，而享之於一生。皆未可知也。計一世之事，則或先咷而後笑，或早屈而晚伸，或失貴而得年，或形安而神憂，或明苦而暗樂，或暴發而忽絕，或平平而悠長。倚伏展轉，皆未可知。不宜得之便揚揚，失之便怏怏也。今直見才不才異能，而不才者登庸，才者沉滯，輒曰：「造化者冤哉！」不知造化之冤，殆有甚焉者矣，古之以高才而遭困辱，性命不保者皆是。其造惡流毒，若林甫、秦檜之流，安坐而老牖下者皆是也。不論三世，而論一世，則冤不可勝言矣。區區失意於時，乃貧賤，非患難也，何冤之有？況人生一隙，譬如朝露，設使取科第，享富貴者，多可致數百年，猶謂虛幻光景，差久長耳。一轉盼間，二三十年，已歸黃土。古人云：「得意濃時休進步，須防世事多反覆。」以甲科一榜論，其享富貴壽考者，亦復無幾。至於盛年失官，有官無年者，亦頗不少。故知人生須看結局。子瞻云：「譬如國手棋子，前面得失不論，只看後手，略多幾著，便是勝局。」吾親見甲第受享，有不如孝廉、歲貢者。眼前榮辱，那可便定？得之者何為即揚眉吐氣，失之何為即垂首喪氣也。

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，若心上之苦樂，又不以事之得失。人情多忘見在，好緣未來，未來之境，愈上而愈有。雖至卿貳，而未來之境自在，亦不能已於攀緣。皆視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，而不能居也；視未來者若饑渴之於飲食，而不能舍也。各隨其相鄰之位，而企得之。而相等之人，忽超而上焉，則有餘不足之形，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。自士

庶人以及朝貴，一也。盈天地間，止不足，更無有餘也。若使高官厚祿，可以解人之憂，則今九棘三槐，皆宜瀟灑快活。而眉之不展，心之多事，憂讒畏譏，彌縫顧慮者，日以益甚；又況乎以卑望高，淹而望遷，毀譽是非，相傾相軋，紛遝在前，奔走在後，風塵牛馬，疲骨驚心者哉！士大夫聰明大者，算記大；算記大者，心中勞苦亦大。鎮日營營，如欠人千萬貫錢鈔，不得償，如肩荷千百斤重擔，不得休。得之也，謬意世眼之過為驚詫；失之也，謬意世眼之過為笑辱。所以求得防失，比常情不同。既圖其身，又憂子孫，反不如三家村裏癡人，三餐一宿以外，不曉圖度者，翻為享福人。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，落湯螃蟹，投火飛蛾，手忙腳亂，其苦不可言也。其所處愈尊，則戀人世也愈甚，其念人世也愈甚，則其拋四大也愈難。一權相死時，忽展轉以面向壁作乾笑曰：「一場扯淡！」又有一貴人，年九十而死，人皆謂此翁九十而死，決定安心；問之，則曰：「我並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！」止與年二三十夭死者，等是一樣苦楚，故知但屬於死，決未有自念身已貴，年已高，而自安者。子瞻見一故人垂死，云：「死生陰陽之爭，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，餘知其不可救，嘿為祈死而已。」予每讀此，未常不毛豎也。哀哉，世人如雞鴨耳，豈復知鸞刀即在轉盼間乎！

受用過者，作業亦大；勉強為善，不失人身。良賤總不可定。其為惡者，三塗苦果，合眼即是。世人舉足動步，無非是業。五逆十惡，人所共有。銅柱鐵床，是其家常飯。人命無常，或獄中未決之囚，尚遲數月，而我此事已先到者，在獄囚終日求免，而我方恬然，皆由不知故也。念此則垂涎貴顯之念，亦當少息矣。學道人視轉輪聖王，有若蟲蟻。即耳目聞見，古今之高人逸士，捐萬鍾而不顧，視千乘其若遺；或山居穀飲，征書累至而不出，王侯求一見而不能者，此亦人耳，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？祇是筋骨硬，眼界大，榮辱內外之辨明，不肯以心為形役。豈似吾輩軟弱，駑馬戀棧豆，饑蠅聚敗驢脊耶！又輒自謂大悟者，無垢無淨，隨處不礙；不知無垢無淨者，正謂取舍情盡，不為一法之眩惑，不受一物之轉換。能出世者，故能入世。畢竟如蓮花不著水，木人見花鳥耳。豈是患得患失，同於鄙夫，一切聲色，遇之即粘如磁石吸鐵相似，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！

追思我自嬰世網以來，止除睡著不作夢時，或忘卻功名了也。求勝求伸，以必得為主。作文字時，深思苦索，常至嘔血。每至科場將近，扃戶下帷，拚棄身命。及入場一次，勞辱萬狀，如劇驛馬，了無停時。歲歲相逐，樂虛苦實。屈指算之，自戊子以至庚戌，凡九科矣。自十九入場，今年亦四十一歲矣。以作文過苦，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，已得痼疾，逢時便發。頭發已半白，鬢已漸白，須亦有幾莖白者。老醜漸出，衰相已見，其所得果何如也！設使以此精神求道，則道眼已明；以此精神學仙，則內丹已就；以此精

神著書，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。而所苦丘山，所得尚未毫厘，今猶然未知稅駕。嗟乎！人生大限之期，大約以六十歲為率。四十年內，奔波勞役，已極人世之苦；餘二十年，略得閑靜，少享無為自在之樂，也不空至閻浮提一次。縱令四十以後，求而得之，所享亦復幾何。況生死無常，又有未必到六十者；又況求之而不得，益增其苦也。今縱不能入山，且以一科為準。如得之，則出處任意；如不得，則向山水佳處，誅茆而隱焉。伊蒲水田，可以送日。或故鄉，或遠方，但有良朋勝友，可與論學者，便可久居。不然遊倦則坐，坐倦則遊。此一科內，文字亦不多作。一科既完，如不得，又不能隱，即以仕為隱。姑借山資，以娛餘年，浮沉薄宦，如柳下惠之小官，邴曼容之百石，王無功之樂丞，亦無不可。吾此生行藏定矣，復何所事。說貪至於進取一塗，不覺冗長者，以此是我輩淪肌洽髓之處。其他貪後世名，貪有漏身，並以理照之，不容有也。

嗔念吾極重，真是胎性帶得，氣甚不平。雖轉盼即忘，然一時暴起，焚和已甚，盤結諸根，隨觸即發。姑不論大利大害，或意有所是，人與相違；或議論蜂起，為人所抑；或與人言，其人癡愚，不領己意；或問者窮詰，不中理解；或見人以強淩弱，心大不平；或於眷屬，見其不馴，過為忿疾；或於奴僕，偶有所失，遂致暴怒。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。予自伺察，最是一毫不相干事，將心受其逼惱。昔有夫婦，指雁作羹，商量不一，遂致反目。又有一人，聽階上小說，聞楊將軍被陷，遂成重惱，發病而死。以吾人所計較觀之，有異於此者乎？河豚魚行遊，為橋柱所撞，即嗔其柱，發惱腹脹，仰浮水面；烏過之，啄其腹，出其腸。吾輩之嗔，亦河豚類也。惟嗔能令人不樂之甚，心搖搖而若撼，口舌強而不能吐。焦火凝冰，自苦自縛，地獄刑具，皆是嗔惱所成。嗔業最大，一嗔能引三萬八千諸煩惱門，能焚毀無邊功德行。嗔之人，心中畢竟不仁。若是仁者，愛一切人，和氣藹然，何至於嗔？行嗔之人，是為婦人。又與人言，人有不是，我乃行嗔，則是斯人未常不是。我之行嗔，不是之尤。又與人論學，見其異己，輒自動嗔，不須更論是非。以行嗔者，我相熾然，根本已壞，一切知見道理，總是虛花，長養無明。身非人天導師，又不行棒行喝，何得求勝，自取煩惱。其人失路，亦非勝氣所能轉移。若能自信，豈以人之不信而動，又何必求信於人。莫云悟道之人，嗔亦無妨。往年見學道者，自以為悟；至煩惱無明發起，如霹靂震，如虎狼嗥。其中本嗔，又添一嗔。即是道之見，所以益無忌憚。悟後之人，正好修行，在祖師亦妨失念。圓悟語大慧曰：「亦妨自己三業忽起。」吾輩無明，徹入骨髓，雖不同弄泥團者，勉強禁制；然悟力既深，愈久愈明，稍有走作，一照即破。文殊云「信力未充」是也。豈有傲然行嗔，同世俗哉！則是達磨直指一路，乃予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。自後專防此失，養得衝衝和和，渾是嬰兒，方為道人本色行徑也。

癡者諸惡之根，一切皆由無明。慧者諸善法之根，諸善法之根現，則諸惡之根自破。若悟得一切處，本不可得；而觸境遇緣，依然行有，則是意見依通，正是癡也。吾往年亦曾悟得佛法，決定離言說相，離心緣相，不消動轉絲毫，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，止是一切放下。當放下時，亦不作放下之解，以為極則矣。然八風五欲，正爾熾然，與世上俗情，更無有異。但見其增，未見其減，逢色則愛，見利則取。六根門頭，鬧如市朝；繁華之想，日以益甚。靜而馳求，動而取舍，猢猻攀緣，更無斷時。及不堪寂寞，卻又以嘲風弄月，花樓酒肆消遣之。鎮日赴酒肉之席，說無義之話。流入行樂場中，將此事颺向他方世界，永不問著。以今思之，真張無盡所云「十二時中，不曾照管」，生大我慢業鬼借宅者也，其癡甚矣！何者？自曇磨西來，專提悟門，破執著戒定之見。良以顯此故遮彼，而非以戒定為駢贅，遂一切置之也。若慧之中，不必戒定，即為狂慧，豈西來之妙旨乎？而耽著知見，自劫家寶，此其癡一也。圓融行布，本不相離，十信滿心，即與佛同。一知見而位登等覺，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，橫謂一超直入，即同極果；偏執圓融，盡廢行布，此其癡二也。古人云：「金屑雖貴，入眼成翳。」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情，等為眼中屑耳。善尚不可有，況惡乎？戒定慧尚不可有，況貪癡嗔乎？而乃不觀空以遣有，徒取惡而廢善，此其癡三也。道本無難，因根器而有難易。即使果如臨濟、德山之輩，一聞千悟，尚未必種現雙消，根隨俱盡；而今以一隙微明，遂居全覺，此其癡四也。古人為此大事，忘食忘寢，遍參博訪，如三上洞山，九到投子；大悟一十八，小悟不計數者，榜樣曆然，何前輩之鈍，而今人之利乎？此其癡五也。參禪有從現量入者，有從比量入者。從現量入者，其力強，故一得而不失；從比量入者，其力弱，每逢緣而輒退。吾輩即有所見，多屬比量，須常加防護，如理而行。行解相應，始為到家消息。所謂未悟則實，實有參究工夫；既悟則實，實有保任工夫。而一入之後，便思歇手；未得放下，先成放逸。此其癡六也。自本朝大儒，啟人以良知之說，後來數傳，偏重了悟。將為善去惡之旨，撥斥太過。曾不知不為善去惡，將為惡去善乎？昔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，如禹治水，如孫子用兵，如羿之射，王良之禦，馬遷之文章。而晚年每日行一百八件善事，人詰之曰：「要善念純熟。」所悟如彼，所行如此，彼豈執著修行者也？不獨永明，凡從來祖師莫不皆然，或灰息養神，或禪觀相應，豈為善有礙，而為惡翻無礙乎？若以修行為犯作病，則一切不修者，不犯止病乎，不犯任病乎？此其癡七也。樂者，心之體也；惕者，樂之衛也。以常惕則常樂，故夫戰戰兢兢，臨深履薄。正以舍人欲之險道，出天理之康莊，以自慊其神，而保守此恬適自得之境耳。稍不惕，則愧怍集，而神明疚，其不快莫大焉。奈何迷己逐物，以苦為樂，此其癡八也。學道本為生死，生死不在他日，即今目前相值境界是也。今聲色順逆，轉不去，打不徹。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，又安能去來自由，生死如門開相似，此其癡九也。即心即佛，豈非向上之解。偏認之，亦同魔說。夫都不知因中涅槃果上涅槃，歷歷分明，而自號法王，作波旬種，

此其癡十也。追思此等癡見，蓋亦有盲師為之導焉。

世有心外覓佛，舍凡求聖，不信悟門；偏執有為工夫，而不見現成本體者，誠為小根小器，無足與言。然誤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語，而作越分過頭之見者，其害亦非小也，近見有衲子，得一小解，到處為人說法。遇士大夫，不論其生死切與不切，即教之參求；亦不論用功與不用功，急以一段現成之語，灌入其耳。如云：「此事本來現成，不消移動絲毫，即今便是，止要承當。」問如何是真心，則曰：「大似騎牛覓牛。」問妄心生滅時如何，則曰：「識得他源頭，一任生滅。」惟有公案不易理會，則又曰：「原是探水竿，隻不受他轉便是。」士大夫好禪名，生死心浮泛不切者，定當數目，質之《大德錄》中，語頗相似。忽開一隙，即云已悟。言參則已悟，何用更參？言修則已悟，何用更修？至於禪家公案，將古人所謂生人活人，奪食牽牛，移星換斗手段，一切以「無實法」三字了之。止知逐句穿鑿之非，不知不疑言句之病，反自稱無事。道人流入世間煩惱海中，熟處愈熟，生處愈生。及無常殺鬼卒至，落湯之蟹，投火之蛾，依然與世人等。說法如雲如雨，止落得一場口滑，可哀也哉！夫浮解淺修，既非不退轉地，無禪無淨，又不生安養國，一朝命終，隨業受報，三塗苦果，轉盼即至。南無佛陀，南無佛陀！是可為傷心驚骨者也！此病予久蹈之，幸宿生猶有善緣，久而知非。今而後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，常居學地，兼修淨業，或可離此迷癡之雲霧耳。

嗚呼！千生百劫，妄習深重。呼惟習呼，吸惟習吸。古之有力健兒，即發心時，便是八風五欲籠蓋不得者，不比吾輩怯弱之人。又法門釋子，身有戒律，惡境不到面前，遮止猶易。吾輩朝夕與惡境作對，須打得出始有力；若打不出，仍在癡雲之中。所以古人云：「有一毫聖凡情不盡，決定入驢胎馬腹裏；從前復作螻蟻，依舊報為蚊虻。」險哉，險哉！謹持此身，三口四意三十善道戒。凡至月終自讀一遍，其中皆是已昔所犯，一則宣露懺悔，又檢察持犯，以自驚焉。